

◎ 歌斐木 著

一路向西

那是一个暮色的夜晚
我们决定去中国的西北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走向了一条充满奇魅的道路
我们走进了寂寞的乡村 千年的佛塔

逶迤的雪山
一望无垠的沙漠和戈壁
英雄的故事和僧人的吟唱
让我们穿梭时空
目光迷离

酒吧里的歌声和飞云般的舞蹈 流淌
避居世外的男子和女人 成为传奇
祁连山上巍峨的大红风筝 飘起
牛圈里哀伤的情歌
佛窟前迷幻般的微笑 永恒

 吉林大学出版社

■ 歌斐木 著

一路向西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向西/歌斐木 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601-4951-6

I. 一… II. 歌…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I267.4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9382号

书名: 一路向西

作者: 歌斐木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仲怀民 孙群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6×960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230千字

ISBN 978-7-5601-4951-6

装帧设计: 丁岭花

北京地大彩印厂 印刷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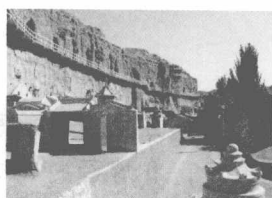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三人行

有一种人把行走当作生活的重要部分，而我就是这种人。我行走的目的并不是形而上的追寻，恰恰相反，我的行走完全颠覆了人在旅途的神圣感和自豪感，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形而下的体验。不过，经过多年的人文驯化，这种体验还是免不了沾染某种朝圣的念头，这也许和某种存在有关，也许无关。不过，没有一种思想是从人的内心直接诞生的，它必须有一个诱因，而我对人文和历史的大多数思考都是在行走中诞生的，这也许可以理解为旅行的文化心理，但在我看来这实在很可笑。我蔑视把过往的生活推向祭坛的做法，而明天的历史正是今天消逝的这些平常的生活。我必须保持普通人的心态，以此来追踪曾经的时光。在这种心境下，我所看到的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而非神和英雄的历史。那些像尘埃一样落定的人曾经活过，笑过、哭过、战斗过，但是今天他们都已作古，而我就站在他们曾经存在过的土地上。

2009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北京下起了大雪，我在丰台花园一间屋子里和摄影师宁振全、策划人金少泽谈起了关于行走的问题。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我们三个人畅谈一夜。雪花一直在飘，我们三个人越谈越热烈，彻夜未眠，决定进行一次真正的行走。首先是选取路线的问题，最初决定从北京骑自行车去四川，但是任意选择一条行走路线并不符合我们“行走”的目的，我们必须选择一条能印证生命色彩的路线。

晨曦透进窗户的时候，我们最终确定了方向——走向西北。之所以选择向西走，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汉唐时代有过一条著名的道路——“丝绸之路”。当然，我们并不准备原原本本的重走这条路线，而是为了摘这条线上的一颗“大葡萄”，所谓“大葡萄”和我多年前看到的一则新闻有关。报道说在中国西北部的河西走廊生活着一群金发碧眼的人，他们有着欧洲人的体格和外貌特征，但却说着一口西北方言。有人说他们是古罗马军团的后裔，有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古代西亚人，总

之他们有别于东方人的外貌引起了各种猜测。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此次行程的一个重点，我曾经打比方说此次行程是一条藤，我们所停留的地方就是一颗颗葡萄，而那颗最大的葡萄叫作“骊轩”，一群特殊的人生存的地方。大致方向确定后，已经是次日中午。我们三人分头查找相关资料，调查路线，准备器材，金少泽戏称我们是“三剑客”。就这样，三剑客开始了“江湖路”。

当我们真正踏上旅途后，我才明白，旅途上绝没有千里走单骑的豪迈，也没有仗剑载酒行的快意，“亲密接触”的多是灰尘，嘈杂，失望……甚至欺诈。不过旅途的好处就在于能跳过这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发现意外的惊喜。这种惊喜不是来自冒险心理，而是有趣的东西。这就够了，只要在行走，就不乏有趣的事，当然也不乏有趣的人。我一贯认为，一个人若是不够有趣，那么这人活的就有点失败；若是他的生活中也缺乏趣味，那么他的人生就完全失败了。而我，在旅途中常常遇到一些惊喜的事情，不但有趣而且令我着迷，这不能不说是人生快事。

可能我本性就是一个容易陷入历史幻想的人，因此到达西安后，我极力想从人们的脸上搜索到一丝历史的痕迹。此后，这种企图一直弥漫在我的旅途中，从西安到天水，从天水到定西，白银、兰州、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瓜州，一直到敦煌。我在人们的脸上看到了醇厚而灿烂的笑容，当然这种笑容是能够穿越历史的，并且作为一种特质凝结在人们的脸上。我在埋怨现代科技破坏了农业文明营造的浪漫时，又庆幸高明的科技手段使我能够轻易记录这些面孔。作为旅途最重要的伙伴，相机是一个象征。他的存在意义在于，随时定格历史，而历史最真切的一面就是人们脸上的笑容——平凡人的笑容。这些笑容，将成为我人生回忆中最精彩的部分。

我在旅途中文思如泉涌，在任何环境下都有提笔写作的冲动。在车上，在旅馆里，在牛圈里，在雪山上的茅屋里……我写下了很多片断式的文字，这也是我后来写这本书的主要材料。这次旅行，和这本书的写作是我的两位好友金少泽，宁振全促成的，特此感谢他们。

相机和笔，这是记录旅途的两种最好方式，它是真正出自旅途的影像。

2009年6月12日于北京恒锐堂



目 录

第一辑 在路上 1

旅途众生相 2

赌鬼卖驴 6

长安：时间的端点 9

悲伤且舞蹈着 12

伏羲：天水一悟 16

我的小毛驴哟 21

麦积山：不朽的标本 24

第二辑 缺水的画卷 29

哪一酢罐罐茶哟 30

水之殇 34

一个学生的记忆 39

隐匿在书画里的世界 43

第三辑 黄河边的梦境47

兄弟，我们冲一冲吧	48
龙湾：远方的渡口	52
从剑到犁的传说	61
盘龙洞：和平相处的神仙们	64
半山的洞穴和宝藏之谜	67
临河故事	71
兰州：流淌情谊的城市	76
风雨铁桥忆千秋	80

第四辑 梦幻气韵85

浪漫凉州	86
走进雷台汉墓	89
鸠摩罗什的舌头	93
湮没的帝国和天书	100
我们一直往前走	105

第五辑 消失的罗马军团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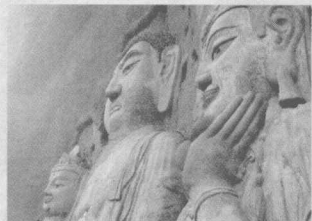
醇厚的永昌人	114
从历史上的古罗马人到我见过的骊靬人	121
阁老府里的古怪老头儿	125

寻访者来寨	129
骊軒怀古	133
雪山下的黄昏	138
刘堃：流淌着远古部族血液的歌者	142
祁连山上放风筝的人	146

第六辑 河西之光 153

山丹路上的冥想	154
河西：汇聚英雄的传说	161
《六州歌头》：某一种历史陈迹	171
归义军的记忆	175
太阳的恐惧	181
佛境异宝	187
牛圈里的情歌	191
一座城的爱情	196
桥湾古城和人皮鼓	199
挂在墙上的天堂	203
道士和师爷	206
拈花一笑和虚幻之梦	214
敦煌那一夜	218

后 记..... 223



第一辑 在路上

那是一个落雪的夜晚，我和友人们决定去西部。从那一刻开始，我们走向了一条充满奇魅的路，这条路上有寂寞的村庄，千年的佛塔、逶迤的雪山、金色的沙漠，还有朴实的人们。这条路，唤醒了我们深藏在血液中的激情，也唤醒了我们的英雄梦想。我们踏入大唐的国都，追索“天可汗”李世民君临天下的威仪；仰望大雁塔，体味唐玄奘千里取经的虔诚……从这个端点开始，我们一路前行，无所畏惧。



三人行

旅途众生相

2009年3月11日，我和金天，振全三人踏上了行程，我们坐的是T69次车，这是一趟从北京发往乌鲁木齐的车。尽管此时春运客流高峰早已过去，但是北京西站作为国内著名的交通枢纽，乘客依然很多。我们三人每人背着一个巨大的旅行包，一副远征模样。走进T69次车的候车厅，到处都是西北口音，好像西北风在汹涌呼啸。乘坐这列车的大多是西北人，我预料车上会有不少故事。

18点36分火车启动，提前四十分钟开始剪票。背着沉重的包走进检票口，我开始为自己带的东西太多而后悔，排队的半个小时里我的肩膀几乎快被背包的带子勒断了。我们的包里装了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便携式摄像机，两架照相机。另外还有药品、刀具、绳子、书籍、军用毯以及各自换用的衣服等物品，每个人的行囊都不轻。这还不包括我们提在手里的一大袋食品的重量。还好，进入车站后人们都比较守秩序，因此上车并未费什么周折。

火车启动后，车厢里蠕动的人群才慢慢地减少了，我也开始观察我身边的人。我们的对面坐着两男一女，男孩的目的地是天水，女孩的目的地是兰州。我对面的男生带着黑色玳瑁框眼镜，瘦削的脸庞，透着浓厚的书卷气，他是美

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以画漫画为业，名叫任君，总是自称任逍遥。他很健谈，上车后一直嘴里说个不停，而他的同伴则沉默寡语。那是一个蓄着一头长发的男生，眼神阴郁，总盯着窗外。厚厚的嘴唇抿的很紧，以至于脸上的法令纹像刀刻得一样深。听到我们的笑谈，他偶尔会偏过脸来，但是那种漠不关心的眼神仅仅是一闪，随即又看向窗外，好像窗外有一种巨大的魔力在吸引他。他的眼眶很深，眉棱很高，鼻子英挺，虽然皮肤粗糙，但是仍然透出一股西部男儿的英俊。他的沉默寡言和英俊外表一直吸引着我，令人猜测，可是他很少插话，任君也很少谈及他，两人甚至不交谈，只是偶尔问：“你吃不吃东西，你喝不喝水”，仅此而已。



熙熙攘攘的北京西站内

我斜对面，靠过道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属于长相一般的那个类型，但却有一双猫般的眼睛，配上顺滑的披肩长发，让人产生去拥抱的冲动。过道里站着两个背坤包的中年妇女，用兰州方言交谈着，其中穿红色羽绒服的那个不时地看一眼我写的日记，她的眼神里透着不屑。但她必然看不清楚我写的是什麼，我虽然也描述了她，但她只是个配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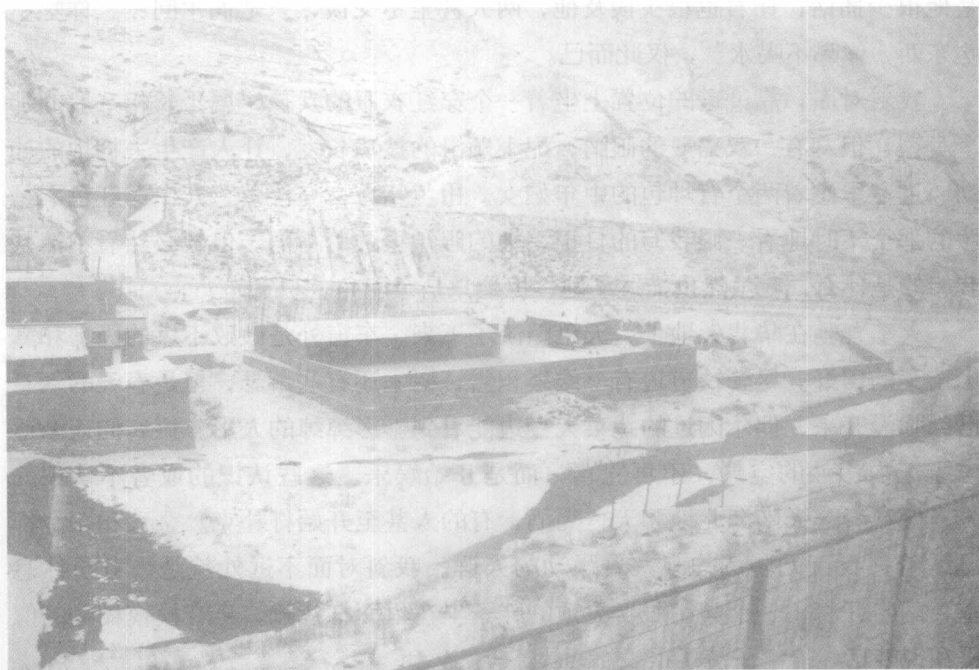
火车奔驰在华北大地上，天色黯淡了下来。车窗外是破败不堪的民房和露出苗芽的田野。尽管铁道边有一缕缕积雪，树木还有些萧瑟，但是春天的气息已经弥漫开来，偶尔闪过的蔬菜大棚边能看到影影绰绰的人影。旅客们逐渐适应了车内污浊的空气，不再咒骂，而是开始娱乐。这些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喝酒，有的人甚至开始打扑克。金天和振全都已睡着，我百无聊赖的观察着躁动的人群。我斜对面不远处就是乘务员休息室，门半开着，一个穿制服半秃顶的胖子坐在里面打瞌睡，声音模模糊糊的似乎在说梦话，哈喇子流了很长。

车到石家庄站后，又上来了一大批人，车厢里又是一阵躁动。刚刚进入滕

胧状态的人们被吵醒了，被吵醒的还有他们的胃。金天和振全嚷着要吃东西，拿出鸡爪子、火腿肠、蛋糕、三明治和可乐。风卷残云般的吃了一顿后，上车前所买的东西已经不多，金天笑着说：“看来这一顿要把所有东西都吃完啊”。我笑笑，反正明天早上就到西安，吃完就吃完吧，明天去西安吃“老孙家羊肉泡馍”去。

我吃了几块蛋糕和一块三明治，喝了几口可乐，丝毫没有胃口。窗外虽然陷入黑暗，借着车内的光亮还能看清一些景物。铁道边的山影有些模糊，长着稀稀拉拉的植被，有时候会有三五棵松树，透着青黑。我们的座位实际上靠近两节车厢相连的地方，因此不断有人过往。推着小车买饭的服务员过来了，引得坐着和躺在过道的人一片诅咒，有人问：“多少钱？”胖胖的服务员回答：“10块”。之后，就无人问津了。金天问我要不要吃一点，我看了一眼推车里的饭菜，摇了摇头。慢慢的车厢又恢复了平静，偶尔有人的脚被踩了，才会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但是车厢就像一个大熔炉，很快这些声音就消失了。

任君的同伴早已睡着了，倒是他旁边坐的女孩很活跃，她名叫冷凝，当她说自己姓冷时，我们都说她的姓很生僻。她问了我们几个人的姓后，笑着说



窗外大雪飞扬，山脉，村庄都弥漫在雪雾中，仿佛一幅版画。

我们的姓也都不是常见的姓。她一直没有睡，听我和任君聊天，偶尔会插一两句进来，当我和任君说出一个好笑的故事时，她流露出自然的笑容，笑声好像山泉的水声，清脆而明亮。她在笑的时候，眼神里会释放出一股奇异的色彩。我聊得倦了，靠在座位上听他们聊。她一直有说有笑，拿出手机给我们读笑话听，逗的周围的人都笑了，连那位睡着的仁兄也睁开了眼睛，纳闷地望着人们。我靠在座位上，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一觉醒来后感觉身上有点发凉，车外一片漆黑，车内的温度也有所下降。整个车厢犹如沸腾的锅，喧哗声从四面涌来，喝酒的吆三喝四，玩扑克的喋喋不休，打呼噜的地动山摇……我突然醒悟到，这就是众生相啊，世俗的众生就在这里，旅途把他们的本相展现的淋漓尽致。而我对旅途的思索，不正是要挖掘众生在历史中展现的一幕幕么？

佛家认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我看到的所谓众生相莫非都是幻影？凡夫俗子皆有执著的一面，尤其难以破除“我执”，因而就会落下各种“相”。这种相正是尘世喧嚣成一片的种因，然而若无这种相，岂不是人人都成了菩萨？看看睡梦里的人们，他们的“相”在我眼中不断放大。

赌鬼卖驴

后半夜的时候，火车里逐渐安静下来，大多数人又已经进入梦乡。一个头发蜷曲的少女拉着她的恋人走了过来，他们身后还有一个老人。这对小情侣走到我们身边时，看到车厢的连接处人已经挤满，因而去了另一节车厢。那个老人却靠着我们的座位蹲了下来，我赶紧站起身来，让他坐我的位子，他一再摆手说“不啦，不啦”。我换出来，让金天坐进里面，我把外面的位子给了老人，他满眼感激地坐了下来。就这样，我们攀谈了起来。

老人是青海人，是从石家庄上的车。我说：“我还以为你和那两个年轻人是一起的呢。”他张着没有牙的嘴笑了，说：“我一个老头子，和人家掺合啥，不是一道的，不是一道的”。似乎又有些不足，又补充说：“人家小两口子在一块儿，咱识相哩”。我说：“那不是两口子，那是谈恋爱”。他睁着眼睛看着我，说：“恋爱，啥恋爱哩”。我笑笑，知道和他说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呵呵的笑了，说：“你这个娃娃，笑啥哩，不就是恋爱么，恋爱我懂，咱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着呢”。我一听来了精神，叫他给我讲年轻时的故事。他皱着眉想了一阵，却又笑了，说：“没啥说的，老啦，老啦，都有孙子了”。他见我有些失望，赶紧起身让我坐。我说没什么，扶他坐下。他似乎觉得不讲个故事对不住我，就说：“老头子了，说啥恋爱哩，我给你讲个赌博的故事”。我笑着说：“大爷你歇着吧，不用给我编故事了。”他撅着嘴巴很不高兴的样子，说：“你这个娃娃哩，咱那会编故事。这都是真的哩，人都是我们村的。咱老汉虽然笨，但也看出来哩，你们背着相机，拿着本本，是记者哩。咱那能给你编故事”。我说：“我不是记者，只是出去玩的”。他难以置信的摇摇头，我不多做解释，索性叫他讲故事。他使用的是方言，而且讲的活香生色，因此我在此把故事记述下来，以飨读者。他一讲故事，连旁边打扑克的人都伸长了脖子，他的故事确实很好玩。

老人说，他小的时候村里有个赌鬼叫罗明，已经快六十岁了。虽然赢不来钱，但却常常出去赌博，而且是个滥赌。因为耍赌博输钱，家里经常有人来讨债，每次讨债的人一来，他的老婆和儿媳妇都会大闹一场，不搞得鸡飞狗跳绝不罢休。只要他赌钱回来，不论输赢，老婆都不理他，尤其是不给他饭吃。如果他端起饭碗，老婆就给他打翻在地，如果他拿馒头，老婆就夺过来扔给狗。

由于他是个怕老婆，所以只能饿肚子。套用古龙的一句话说，世界上不吃饭的赌鬼倒有几个，但不赌钱的赌鬼却一个都没有，否则那就不是赌鬼。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罗明的赌瘾又犯了，祭了神，算是开始过年了。到了半夜，看着老婆上了床，他也钻进了被窝。等啊等，听着老婆睡着了，自己却怎么也睡不着，心想今晚不去赌了，大过年的，不能吵架。但是闭上眼睛，到了三更天还是睡不着，好像心里有一条虫在爬来爬去。最后一想，去看看吧。不赌，看看总行吧。这么想着，就悄悄地爬了起来，悄悄地开了门，朝赌场去了。

罗明到了赌场，抓耳挠腮，看着别人赌钱，实在心痒难忍。但身上没有钱，就赌不成，大家知道他是个滥赌，又没有钱，因此谁也不肯借给他。他东瞧西愁，胡家三少爷看着他实在可怜，就借给了他一块钱。他看准了，咬咬牙押了一宝，没想到真赢了。看来手气不错，罗明喜上心头，开始大胆地下赌注。过了一阵子，已经赢了二十多块，他想着不赌了。可是天还没亮，反正天亮就过年了，又没事做，说不定还能赢些钱呢。他又继续赌了起来。一直赌到天亮，他沮丧地走出了赌场，已经输了二百多块钱了，借的是胡家三少爷的债。

这可咋办呢？在路上走来走去，他不敢回家，最后他进了大儿子的家门。一看儿媳恰好不在，一下子在儿子面前哭了起来。儿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拉住他的手问，他哭了半天这才断断续续地说输了钱，要是还不了钱就要砍掉一只手。儿子一听便不说话了，他知道老爹的秉性，砍手未必是真，但输钱一定是真的。看着儿媳进来了，他赶紧收起了眼泪。儿子暗示说，过一阵子我去拜年。他知道儿子是给他想办法，连说了两个“好”，一溜烟儿地回家了。连儿媳留他吃饭，他也没听到。

儿子怎会筹钱？但毕竟是自己的爹，真要砍掉手那也不行。他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只有卖掉家里的驴崽子，最近家里母驴生了一头小驴，说好了送给岳父家。但是老爹输了钱，只有把驴崽卖了。他当天去河对面一个叫“八滩”的村子访了买主，对买主说，你明天早上划着皮筏子到岸这边来，把驴运走。

儿子回来已经是大年初一的下午了。去给老爹报信，说是第二天早上一起牵着驴去河边驮水，老爹听了后点头如捣蒜。第二天早上，罗明父子牵着一大一小两头驴去河边驮水，那买驴人的皮筏子早已到了河边。罗明告诉买驴的

人，这驴买回去千万不能自己使唤，要转手卖给别人。儿媳妇娘家也是八滩的哩，他要是知道我们把驴偷着卖了，会闹个天翻地覆的。买驴的人点点头，罗明还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这才作罢。罗明拿着买驴的二百多块钱，赶紧去把赌账还了。

罗明还了赌账，罗明的儿子罗通还得给自己老婆撒谎。他一进门就坐下长吁短叹，老婆瞪着他说：“这大过年的叹啥气哩”。罗通说，今天早上倒霉哩，去河边驮水，驴崽子掉进河里淌掉了。“那么个大驴，咋能掉进水里？”罗通的老婆说着，哭腔也出来了。罗通说：“早上天黑哩，驴到岸边喝水，一下子滑倒栽进水里了，我拉还拉不及哩。这边，罗通撒了谎，那边罗明又去哄骗自己的老婆，千骗万骗，父子二人总算把女人们蒙过去了。

老人说完，逗得我们大笑。他看着周围的人都在笑，用一种很骄傲的眼神望着我，我笑笑说：“大爷讲得好，再讲一个”。他摇摇头说，不讲哩，不讲哩，都是农村的事，怕你们不爱听。看他疲倦的样子，我也不好意思勉强，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窗外的天色慢慢的有些曙光，我看了看表，再有一个多小时火车就到站了，此时列车已经奔驰在三秦大地上，我们踏上了秦始皇崛起的地方。

长安：时间的端点



大雁塔

日宫开万仞，月殿耸千寻。
花盖飞团影，幡虹曳曲阴。
绮霞遥笼帐，丛珠细网林。
寥廓烟云表，超然物外心。

——李治《谒大慈恩寺》

火车开始减速，鸣笛声一声接着一声，在黎明中听起来格外悠长。已经能够听到站台上的嘈杂声，我们的第一站西安到了。接待我们的滕生，是在网络上认识的驴友，他的网名叫“汉朝的那个汉”，常常自称自己是周代滕国国君的后裔，我曾开玩笑说，不如改名叫“滕国的一根藤”算了，他果真就改名“一根藤”。我们三人出了车站，立刻发现人群里竖立着一块纸牌子，上书：一根藤在此。我们嘻嘻哈哈的跑了过去，滕生也笑着把牌子丢在了地上。

几个人握手拥抱，滕生说：“还都没吃东西吧，我先带你们出去吃点东西。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再去玩。”振全嚷嚷着说：“吃老孙家羊肉泡馍去”。滕生笑笑说：“好，来西安不吃羊肉泡馍，你们亏欠不说，我这地主也显得不地道。”在他的率领下，我们坐上611路公交车，直奔东大街总店。结果，到那才明白什么叫人满为患，在西安这个城市，等待吃饭的食客并不比北京少。无奈，我们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好坐了一辆的士，去革命公园那里的分店。还好，这里总算不用排队。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我们走马观花地游览了华清池、贵妃墓、半坡遗址，还登了一下钟鼓楼。当然，主要是拜祭了固县博望镇饶家营村的张骞墓，之所以偏离我们的路线，专门去饶家营，是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走的路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而西安是我们真正的出发地，离这个一千多年